

花神女夷

□范震威



《绿的呼唤》 版画 郭馨元

说来话长,我在唐诗之海的杜甫港湾中邂逅了中国的霜雪女神(也称冰雪之神、雪神或冬神)之后,寻了一个机缘去拜访了青女的娘家。在她的娘家——自然之神的家庭里,又谒见了青女的妹妹,中国古代司万物长养之神女夷。我刚见到女夷的芳容,即被她的美艳所吸引。女夷那无与伦比的光华,立即让我做了她的粉丝,心中涌起的是仰视。

女夷她既不燕瘦,也不环肥。可她既有赵飞燕的轻盈、飘逸,也有杨玉环的丰腴、富丽。她体态适中,气质高雅,打量起来,比西施还西施,比貂蝉还貂蝉。她之所以如此超凡出尘,是因为她为世间司万物长养之神,必集万千生命之美于一身;她一手播撒万物籽种,一手抚慰万物之果熟;她既是万千生命之女,又是万千生命之母;她以无与伦比与美轮美奂为千万生命之长相树立了榜样。如果将她称为华夏的美神,也不为过。

当霜雪女神青女呼风唤雪,认真履行她冬神神职的时候,当抒情诗人唱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时候,青女的妹妹女夷,已经在做上岗前的热身了。一俟到了“六九”前后,她就匆匆地赶去上班,进入角色,上岗履新。

她上岗时的阵容是相当可观的:冬眠蹲冬的熊啊,展翅而醒的蜜蜂啊,甲壳虫啊,蝴蝶蜻蜓扁担钩啊,蚯蚓啊,大野蛇蛙啊什么的,也都吐出一冬的秽气,踏着“八九”雁来的叫鸣,跟在司万物长养之神女夷的身后,吟唱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古老摇滚,伸腰扩背,撸起袖子,纷纷扬扬地动起来

了。在春江水暖鸭先知之后,燕鸥鸂鶒,鹤鸭鸳鸯等以及它们朋辈的候鸟、留鸟们,也听闻女夷的召唤,悠悠地展翅,凌空而翱翔。

像霜雪之神青女又叫冬神一样,司万物长养之神女夷也称之为春夏之神。因为,她既掌控耕耘播种,又掌管开花结果。在她司控万物长养之时,据道教秘笈透露,她还有一个风神的兼职。不过,在她娘家《淮南子·天文训》的自然之神的谱系上,只看到了如下的记述:“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

二时之气,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闭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兽、草木。孟夏之月,以熟谷禾。”对此,高诱注曰:“女夷,主春夏、长养之神也。”再引申一下,明代冯应京的《月令广义·岁令·祀典》,又将女夷加上了一个花神的桂冠。——这就是古代中国花神的由来。前不久,在杭州的花会上,据悉女夷作为花神第一次同21世纪的国人见了面。

女夷作为春夏之神、万物长养之神、花神,是华夏大地之上土生土长的

六十三学习七十三

□庞壮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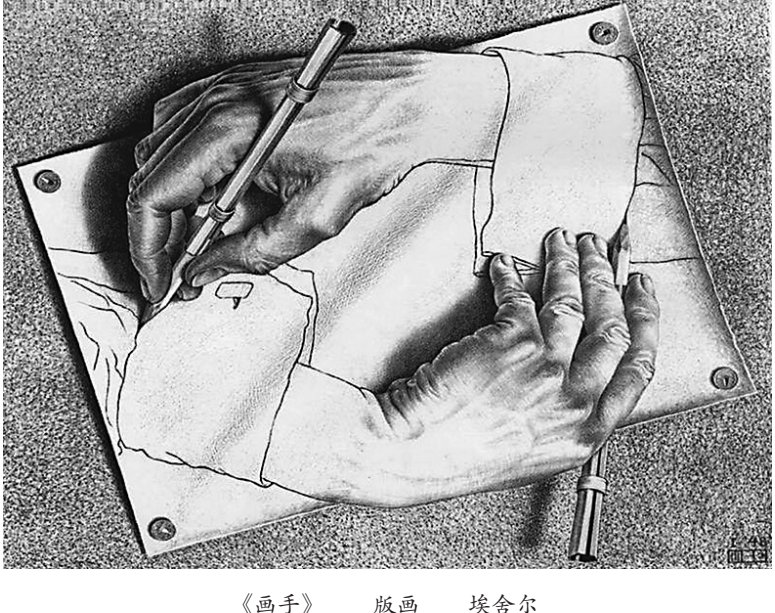
《心中的歌》 版画 70×90cm 陈剑峰

姜淑梅不是作家,不是学者,不是以写字为职业的人。她写自己过日子,写乡亲亲戚至亲,写记忆写回望经历写听说写传闻。她的身姿,她的目光,她的心思,没有居高临下,仅仅是与她

要写的人与事,紧紧贴着,熬着,靠着。一般情况下,大作家与不大不小作家与三流四流作家,写作的时候都会不知不觉拉出一个架势,心底冒话:我要写作啦,我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

颤抖的手

□赵仁庆



《画手》 版画 埃舍尔

号码,可是,手仍然颤抖得厉害,捏不成个儿。最后,还是老板戴着花镜帮我拨通了电话,结果,电话是接通了,已经没人接听。而第二天,我竟把寻呼机弄丢了,着急上火之际,就把这件“请回话”的事忘了。

是不是她找我呢?是不是她要和我说什么?直到如今,我一直不知道答案。没出息归没出息,可那次刻骨铭心

的鬼使神差,常常凶残乖张地闯进我的记忆,搅乱肝肠。

第二次手颤抖,是和女儿翘楚见第一面。

新生儿的模样大都很难看,干巴巴的像九十岁的老头,和储了一冬的泥土豆有一比。可是,这个闭着眼睛嗜睡、眼角挤满眼屎的小肉团是我的骨肉呵,她那可怜、脆弱、柔软、神秘的样子,怎个不令

是她借李白之笔把人间的审美与自然之美融于一身,给人以无限的美的遐想,从而将春、花与诗或诗人联袂在一起,留下千古的丽思。



中国籍的本土女神,所以我邂逅她时,感到格外亲切。两千年来,作为万物长养、春与夏相兼,以及她花神的美丽,可以说她无处不在:“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苏轼《春宵》),此际女夷站在岁月的潮头,裹一身青春与香馥;“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春景》),是她——女夷站在迎春风摇曳的树冠枝桠间,为春鼓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清平调》),是她借李白之笔把人间的审美与自然之美融于一身,给人以无限的美的遐想,从而将春、花与诗或诗人联袂在一起,留下千古的丽思。于是,既是道教徒,半是佛教徒,又是高阳酒徒的诗仙李白,在咏花之际,便暗喻中将花神的艳丽与露华之美纠缠在一起,兑入诗与酒的芳馨,给大千世界以多重的、多样性的缤纷华彩。嗣后,在历代诗人笔下,每一朵草木之花的神韵中,都蕴含了花神女夷的笑容。

但女夷是清醒非醉的,她所司万物长养是不分亲疏,一视同仁的。尤其是播种、抽芽、开花、结果,万万千千,各有司责,各有所用。绿叶鲜花可饰环宇,蛇蜂毒螫亦能医疾疮。总之,让美丽美丽着它们的美丽,让香馥香馥着它们的香馥。草野葱茏,江湖苍翠。千千万万,物种繁衍,一个不少,是她永恒的信条。她敬业而又勤奋,入春之季,她挥洒万物俱亲的信念,一个不漏地将它们交给阳光、雨露与煦风的爱抚,对此,她从不厚此薄彼,不论出身,不计前嫌,只要倾力助借人世,她全都分赐施爱。她的纤纤素手,玉指红润,她一边播撒下世界万物的籽种,另一边又施力于万

物在同类与异类之间博弈成长。这里撒下稻麦金浪,那里撒下豆谷幽香;既有高粱吐穗红,又有玉米拔节响;既有桃花李花枣花梨花榴花金橘花,也有木樨丁香茉莉山里红。万千籽种从她的指间滑下,千万幼苗带着她的手温发育竞长。她栽种下的,既有向日葵,也有夜来香;既有白罂粟,也有紫玫瑰;既有季季红,也有山丹丹;既有狼毒花,也有忘忧草;既有仙人掌,也有金钱菊……在不胜枚举中,我又见到她长养的北国佳丽:靛鞨珍珠享誉古今,人参田鸡益寿健体;木耳榛蘑香林下,松子山榛赠友人。平原牧草红花松江蓼,岭上北药兴安山杜鹃;漫山坡上有球果唐松草,沟谷林间有百花山柴胡。楸子树,华水苏;石竹子,白头翁;多花筋骨草,东北天南星……如此数不尽的奇花异草,何止万千!女夷为神灵,可她的工作繁复而单调,沉闷亦稍有嫌乏味,然而她却乐此不疲。因为,她是令人敬仰的女神嘛!一言以蔽之曰:她为生物多样性而弘扬,也为生命的多样性而守护。所以,她才是司万物长养的神祇。既是神,她就有多重化身。在黑龙江的伊春、绥棱、呼玛,我见过两尊森林女神的塑像,一尊花神的图腾之雕,那都是北地粉丝对她化身的敬仰呵。

女夷要做的事太多,万千花草,枯芝永续,随着掌声、欢呼声与诵诗声久不息息。上苍见她分身乏术,让她遴选出一年十二个月的花神代她受礼。好事的人见世上许多男女钟情于她,便为她列出了每月一花神,共计12位。但要认识这12个月女夷的替身,就需要另写一文了。



这个零距离,不是谁想零距离就能零距离。姜淑梅一辈子遭了多大罪,受了多少苦,心性,磨练到份了。

姜淑梅没有在内心嘱咐自己,怎样写得语惊四座,怎样写得妙笔生花,怎样写得大宇宙小宇宙。

姜淑梅把笔把字把心思都凝聚在她曾经的日子里,生生死死,人来人往。没有范,没有派,没有主义,没有经典,没有模式。

平常常常是不容易做到的。任何一个作家,最起码的认知,是自己不平常。由之,总是不平常地去看,去思,去写。让他写一写平常,或者平常地写一写,唉呀妈呀,根本不会啦。

姜淑梅是看着自己的心,捧着自己的心,摸着自己的心,去写。而且写得平静,写得故意把心疼忍住,写得不想吓唬谁不想气恼谁。

特性之二,胆小。

姜淑梅六十岁开始学习生字,一个字一个字死记硬背。七十三岁开始写文章,一行字三行字五行字,一白天外带半拉晚上。她写的时候,还总叨咕,我还能写文章吗?心里肯定老是胆突突的,没准还担惊受怕,写完的文字怕人家笑话。幸亏她的辅导老师是她三十岁那年历经风险没有堕胎而活到现在的大女儿,大女儿张爱玲恰恰在绥化

学院教授写作课,又是颇有个性化的女作家。老妈胆小,女儿胆大,鼓励帮助扶持老妈创造写作界的一个奇迹。老妈,你就写你自己上上下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那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事。

胆小的另一种说法,害怕。害怕呢,爱到极致,含到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地上摔碎了。姜淑梅对写文章的痴迷,就是害怕,外加认真,外加刻苦。

特性之三,零距离。

姜淑梅唠嗑一般地写字,跟她的亲人零距离,跟她的山水零距离,跟她的故事零距离。

这个零距离,不是谁想零距离就能零距离。姜淑梅一辈子遭了多大罪,受了多少苦,心性,磨练到份了。

以上就是我读《乱时候穷时候》之后,憋不住的话。敲打在电脑屏幕上,让电子飞到绥化,请姜淑梅老妈给看一看。我对张爱玲说,你妈如果哈哈一笑,我就算没白写。三四天后张爱玲的电子信来了,说姜淑梅老妈哈哈了好几次。

我在六十三岁的时候,是在跟七十三岁的姜淑梅学习了。



试探着把女儿的襁褓抱起,手便开始抖动,为了稳定重心,将她贴向胸口,紧紧地贴着……

人揪心。试探着把女儿的襁褓抱起,手便开始抖动,为了稳定重心,将她贴向胸口,紧紧地贴着,低下头去闻她身上的味道、温度、鼻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妻子劝我放下,说我的姿势不对,怕闪了腰。放下女儿,手掌扶住床沿儿,铁架的婴儿床竟跟着微微晃动起来……

那年,三十岁了,对现状有颇多想法,就加入了公考大军,千军万马独木桥上了一回。回想起来,就怪太把考试当回事,觉得能否青云扶摇,将一朝定乾坤,所以从复习到上考场,都“事事儿”的,神经兮兮。

行测考得感觉平平常常,就暗下决心使出吃奶劲把申论考出个高分来。字,好好写着,题目,好好起着,观点,明朗些,叩吻,公务员些,等等,在心里默念呵嘱了一万多遍。毕竟写了几年机关公文,又模拟了十多篇真题、习作,铁杵接近磨成筷子了,就以拿稳的情绪按部就班地写起来。

不想,时间没控制好,还剩二十分钟时,竟然还有六七百字没写。没办法,抢着写吧,心里急不说,手也急了,笔走龙蛇,运斤成风这些词是形容书法家的,可也适合描述斯时我的状态。

最后五分钟了,握笔的右手已经哆嗦得不能写字,尚有最后一段扣题综述未写,管不了那么多,左手按住右手手腕,“悬腕”奔突,更没工夫措词,照着上一段猛抄,勉强抄下来三行字,画上句号,瞄一眼,已经是类乎怀素张旭的狂草矣。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尊重生命

□张林



假期,无出游计划,家里也没什么农活,加之阴雨天,只能宅在家里上网。按说,大孙女不在身边闹,我完全可以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可事实上,端坐在电脑桌前,我没心情写,一时处于失语状态。

前两天,单位一同事年仅49岁,便因肝癌撒手人寰。同在一个单位工作20多年,已习惯了一起工作的每一天,突然有这么一天“遍插茱萸少一人”了,心里仿佛一下子空荡荡了,没有了着落。

这天,本是一个晴好而暖和的天气,怎么会得到这么一个冰冷的坏消息?我当时就怔住了,猛然觉得有丝丝凉气从脚底冒了出来,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死亡,一个简单而普通的词语,对生命而言,又是多么的沉重和无奈,不可预期,也不可逃脱。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4年4月,我的初中同学史学武,作为个体木材加工厂的老板,在为一个客户加工木料时,本来就有裂痕的轮盘锯,突然撕裂迎面飞出,钢锯的碎片把他的脸部从中间一分为二,锯片深入骨髓,致使年仅33岁的史学武当场毙命。得到噩耗时,我正在绥化教育学院内招班学习。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如果同学史学武能够及时更换明知有裂痕的锯片,也不至于年纪轻轻命丧黄泉。人生的全部意义,首先是有尊严地活着,然后再尽情地享受人生。

人生,当然有悲、有喜、有乐、有忧,这也是人生的常态。在学会坦然面对时,更要快乐地享受。几年前,身边一个正值花季的女孩,家长、老师、同学们知道她早恋后,她因承受不了心理的压力而断然选择了喝农药自杀了结。如花生命,猝然凋零,让人扼腕、痛惜。

而贵阳“最坚强的截肢女孩”杨曼玲,今年才12岁,不幸却从天而降,她身患骨癌,30天内两度接受截肢手术失去了整条左腿。伤口刚恢复,她就迫不及待地坐着轮椅去上学,始终用微笑对待每一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脸上的笑容花一样绽开,她说:“失去了左腿后,我没有哭,心想着腿不要我了,那我也不需要它了!”

健康的心态,深刻的体验,与人的经历有关。即便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一无所有了,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健康的身体;而当我们不再拥有健康,我们也能够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再跳动,我们仍旧可以大声说:我很幸福,因为我曾经生活过。

正如一朵花的凋谢不能荒芜整个春天,任何的挫折与不幸也不能荒芜整个人生。人这一生啊,就是在死亡的悲伤和新生的喜悦中,不断地得以延续、传承和发展。



《生命在升华》 版画 刘继德